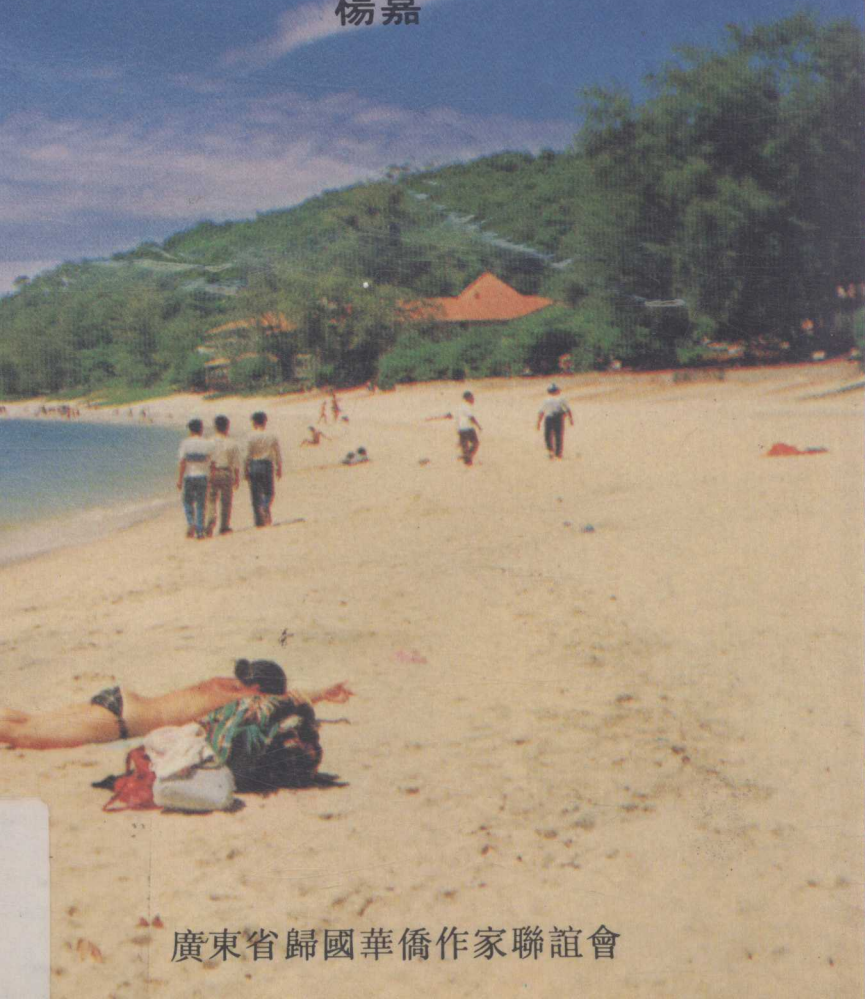


# 海外流風

楊嘉



廣東省歸國華僑作家聯誼會

南海丛书

# 海外流风

杨 嘉

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

1992

南海丛书

# 海外流风

杨 嘉

\*

省归侨作家联谊会选编  
民盟佛山市委员会襄助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毫米

印张

千字

1992年 月印刷

# 目 录

|          |     |
|----------|-----|
| 代序 ..... | (1) |
|----------|-----|

## 散 文

|                              |       |
|------------------------------|-------|
| 第一个晚上 .....                  | (7)   |
| 加东渔影 .....                   | (13)  |
| 红珊瑚——郁达夫的最后岁月 .....          | (16)  |
| 赤道烽烟话当年——郁达夫在星洲的宣传文艺活动 ..... | (28)  |
| 郁达夫打牌 .....                  | (36)  |
| 胡愈之在苏门答腊 .....               | (43)  |
| 胡愈之与《风下周刊》 .....             | (51)  |
| 侨光普照——陈嘉庚生平纪事 .....          | (56)  |
| 司徒美堂与世界伟人 .....              | (62)  |
| 天南第一线 .....                  | (69)  |
| 海内存知己 .....                  | (73)  |
| 梦回四排坡 .....                  | (79)  |
| 沙漠明月 .....                   | (86)  |
| 明湖漫步 .....                   | (89)  |
| 医林菁华邝公道 .....                | (95)  |
| 越南旧事 .....                   | (104) |

|                |       |
|----------------|-------|
| 旧地重游话香江·····   | (107) |
| 香港电车抒怀·····    | (110) |
| 港九地铁观感·····    | (113) |
| 澳门遐思·····      | (116) |
| 湄南河畔风物·····    | (118) |
| 寄梦莉·····       | (124) |
| 望月思故乡·····     | (127) |
| 美利坚采风录·····    | (130) |
| 太平洋海滨寄思·····   | (140) |
| 奇妙的幻境·····     | (143) |
| 美国赌城观舞·····    | (147) |
| 纽约地铁及其他·····   | (150) |
| 高速公路与汽车文明····· | (153) |
| 绿林深处有人家·····   | (156) |
| 熊猫远涉重洋·····    | (159) |
| 绿化和美化·····     | (162) |
| 城市建设规划漫谈·····  | (165) |
| 旅美见闻偶拾·····    | (167) |
| 唐人街咏叹调·····    | (173) |

## 短 篇

|            |       |
|------------|-------|
| 胡不归·····   | (187) |
| 华侨之家·····  | (195) |
| 袋表的故事····· | (201) |
| 天涯归雁·····  | (209) |

|              |       |
|--------------|-------|
| 苦寒.....      | (224) |
| 兄弟情深.....    | (230) |
| 贵客临门.....    | (235) |
| 情海孤帆.....    | (239) |
| 第 100 个..... | (247) |
| 海外英魂.....    | (255) |
| 重逢在中国.....   | (262) |

## 中 篇

|           |       |
|-----------|-------|
| 银刀倩影..... | (273) |
|-----------|-------|

## 代序

海外孤雁啣来几棵稚苗  
幸赖祖国大地艳阳普照  
雨露有如母乳朝夕滋养  
总算悄悄独自萌芽枝翘  
它比不上玫瑰那么绚丽  
更没有牡丹的绰约妖娆  
既无意跟毗邻乔木争高  
也羞与水萍般随波浮飘  
虽然几经骤雨风暴  
却未轻易低头弯腰  
严寒酷暑仍没蔫倒  
但愿撒上几片绿绡  
为神州点缀春色美俏  
让人们发出会心微笑

明湖升起了晨霭袅袅  
岸边吹拂着丝丝柳梢  
远眺朝曦喷薄红光满照  
近闻百鸟啁啾平添热闹

归国迎来送往几十春秋  
转瞬青春已逝岁月不饶  
虽然有过多多少美好憧憬  
也曾满怀几许壮丽希望  
漫长的梦幻终于醒来  
改革开放正响彻云霄  
我将收拾默默耕耘的花卉  
酬报湄南河畔遥远的文友  
献给狮岛那患难忘年知交  
同为华夏的冬去春来  
共享这份欣慰与自豪

擎天大树出自幼苗  
巍峨高山不缺芳草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  
火种不灭终会燃烧  
汗水长流染白鬓霜  
孜孜求索未必渺小  
前人踏过那崎岖曲径  
才有今天的康庄大道  
接过长辈智慧的火炬

好向后代诚挚地移交  
一旦老来翻阅这些少作  
也无须为此而脸红害臊  
人生征途留下点滴鸿爪  
足证我并没偷懒睡大觉

1992年5月于暨南园



# 散 文



## 第一个晚上

在新加坡早已传说找房子比找老婆更难。但幸运我终于租赁到一个小房间。

花了整整半天的功夫，妻和我算是把房间里搬来的东西整理好了。吃完了晚饭，天色已昏暗下来，从窗口望出对面远远的几株椰梢，也开始在微微的摆动。

坐在房间里，瞩目环顾，一半是由于疲劳后的休息，一半是在欣赏今天才庆幸得以“乔迁”的新居。

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斗室”。在二楼的前面，本来是很完整的一个房间，可是房东用一层薄而矮的木板把它隔开了来，面临马路的一扇百叶窗，刚被木板从中的分做两面。自己的这边，显得有如一条狭长的走廊，光线从半边的窗口射进来，近墙的一面留着一道阴暗的黑影，更觉得是住在竹筒子里。

就隔着那层薄薄板壁的那边，住着一家潮州人。丈夫是上街做零卖的，已经有了五个小孩，那妻子的肚皮看来又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了。在我们搬来的时候，刚还碰见她拖一个抱一个的在楼下买菜。后楼住的是一个广东女人和她的佣妇。房东早就关照过我，说这个女人的丈夫逢三天便来过一夜，隔早清晨又走了的。别人都叫她做“阿六”，到底是她排行第六，抑是姓陆，或者是她丈夫的女人底数目字，我却不得而知。在初见面的时候，我照例应酬的叫了她一声

“六姑”，这总不会唐突了她吧？我这么想。

在后面本来是厨房的地方，临时也用板隔起一间房间，住的是两个做机器的单身汉。而在最后的走廊上面搭上一些铁片，算是大家公用的厨房。

妻最不满意而在埋怨的，便是这所厨房的混杂和不够使用。

“算了罢”我在劝导。“马虎一点，另外找到了好的房子才再搬走吧”。

“另外在找好的房子？骗谁！在新加坡，连这个房子，也要找三个多月哪。”的确，我的话超出了劝慰的范围，而着实是有点近于瞒骗了。为了找一间能够住得下的房子，确曾花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与精力，这些，妻并不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沉默截断了我们想要谈的话。疲倦的心情有点像那四十火灯光一样的迷糊混沌。

想起租下这房间的经过，实在比自己谋一份职业的困难差不离多少。当房东听说我是教书的，似乎愿意献出他那份仅有的同情，把他认为应得的一份“咖啡钱”括免了，而把房租增订为四十块钱一个月。

那差不多是每一方呎一元钱的租价。

为了这笔房租要占去我每月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我曾经和妻商量的三个晚上。

“有什么办法呢？搬过去，衣服我自己洗罢，连两个孩子的不过只四个人，我还可以做得来。这究竟算是自己有一个房间呵！”妻的话，显然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鼓励我要把这件事决定下来了。

“连自己有这么一个房间，也算是奢侈的愿望吗？”我

心里在想，话却没有说出口来。

终于我们决定了：以后由妻自己洗衣服，我每月多拿二十份卷来批改，小的孩子不再吃牛奶，改吃米糊；这样的节源开流，总算勉强把每月预算平衡地规定下来。因为房子是非租下不可的，“拢帮搭住别人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晚饭吃后，妻洗碗去了，孩子爬在床边玩耍。趁这点空闲，我跑下楼到外面走了一趟，顺便看看附近的街道和小店。返来的时候，已经敲过十点了。

妻和小孩都已睡得酣熟。自己因为半天搬动的劳顿，也疲倦得很想躺下，顺手抽来一本屠格涅夫小说改编的“贵族之家”，看不完第一幕，便也朦胧的睡去了。

突然，橐橐的一阵鞋声，把我从半睡中惊醒。原来是隔壁潮州人的丈夫从外归来。

跟着，谈话声便在那边的床上掀起。

“没有生意，还要去赌钱？”是女人的声音，说的是潮州话。

“很闷，去玩玩。”是丈夫的答语。

“玩玩？天天都去玩，我在家里就不闷？”

“唉，你，女人家，……”

女的喃喃噜苏了几句，又转了话题：

“肚子里的，快要足月了。”

“什么时候？”男的似乎有点不耐烦。

“大概再下一个月吧。”

“那还远哩，管它！”

“管它？到现在，半个钱也没有存起来。”

“生意不好，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有钱不拿出来。”

男的声音提高了，显然是压抑不住。

“没有钱，去赌又有钱了？”女的还是顶撞过去。

“去赌又怎么样？你怎么这末讨厌？”男的愤怒了。

声音变成了吵骂。哇的一声，孩子被吵醒了。

于是，女的咿咿哑哑的在拍着孩子睡，口里还断断续续的在抱怨。差不多半个小时，隔壁的声音模糊地沉静下去了，而另外一个声音，却从后房叫了起来：

“桂姐，去叫碗云吞面。”

这时，我才听到原来远远地的确有人在叫卖，声音隐约可闻。

桂姐下楼去了，穿的一双木屐，把楼板踏的得得地响。跟着，是六姑的起床声，走出房间，把楼梯口的一盏电灯扭开，照得楼上通亮。

“刁那妈”这分明是六姑的口音。“两公婆，半夜三更吵架，吵死人”她咕噜了几句。

我辗转反侧，睡意全都跑光了。在这静寂的一刹那，六姑划火柴的声音，甚至连她吸烟的气息，都很明晰地敲进我的脑子里。

桂姐拖着得得的木屐，又返来了。

“追了一连六天的‘六九’，都不中，今天不买，偏偏又开了。撞鬼！”六姑吸了一口烟，似乎精神起来，找着了谈话的目标。

“六姑娘，”原来桂姐在“六姑”之后，还加了一个“娘”字的。“我教你，明天你教那小孩替你拣一个字来买，包你一定中。”

“谁”？

“今天搬来前房的那个先生的小孩。”

“什么先生？是做戏的。”带着鄙夷的六姑声音。

“听说是教书的。”桂姐的争辩。

“教书的不是更输定了吗？鬼先生！嗤！做戏是假的，做戏的不灵。”她肯定地加上了末一句。

桂姐没有声音了。演话剧就是“做戏”，做戏的孩子来拣字买十二支，怎么会灵呢？这连桂姐都相信了。

“云吞面！”楼下门口的叫声。

于是，桂姐又得得的敲下楼去，得得的把一碗面端上楼来。

六姑的面还没有吃完，楼下的门碰的一声开了又关上，两双皮鞋敲踏着楼梯上来，是做机器的那一对。

“挑！没有胆，你不叫她开房？”其中一个明响的叫着，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别人已在睡，以为仍是在新世界的茶摊似的。

“她不肯。”另一个声音回答。

“不肯，有钱你看她肯不肯？这种女人，开了房玩玩再讲，谈来谈去，不过瘾！”

“车大炮，明天你试试看。”

“试就试，怕什么？我明天开定了房间才叫她。”这时，他们已踏到楼上来了。“啐！阿六请消夜呀？”还是第一个的声音。

于是一阵彼此间的笑谑。

六姑的面吃完了，做机器的也跑回后面去。接着，便是六姑“消夜”后和桂姐的闲谈：娱乐报说女人生过仔的肚皮是花的，你的花不花？后房的一个在唱广东戏，白金龙的一